

## 我有一本小学三年级的作文簿

丁言昭

都听得津津有味。

近日我看到朋友发来一则消息:《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110年华诞 校史、校友资料征集公告》。

这个学校是我的母校。原来名叫比德小学,我从1952年入学,到1958年毕业。我大姐丁言文、二姐丁言仪与我同校。当时的校长叫韩慧如,丈夫叫秦鸿钧,是与李白同时期的烈士。我记得每年清明节,辅导员老师总是带着我们去龙华烈士陵园为烈士们扫墓。还有一次是韩校长访问波兰回国后,给同学们讲国外见闻,我们

为了答谢母校对我们的关爱,我应该找一找,也许会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。果然我在一个不起眼的档案袋里发现了一本三年级的作文簿,使我想起了很多事。

这本作文簿用的是毛边纸,作业是按要求用毛笔写的,本子上共有9篇作文。

当时我们每个月上两次作文课。每到上作文课的日子,我早上一睁眼想起要写砚台、墨和毛笔,便一骨碌从床上跳将起来,从客堂间的三格橱,找到楼梯上靠墙的小橱,有时还会到姐姐的书包中寻找。家里的阿婆、阿姨都帮着找,经过一番折腾,总算找到了,阿婆常常操着一口宁波话说:“你们这些小孩,总是一天到晚把东西乱扔。”我冲她一笑,匆匆扒几口泡饭,抓起书包往学校奔去。

这9篇文章是:《这学期的新希望》《我们在和平书上签名》《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》《红领巾》《椅子的话》《“五一”节》《我的好朋友》《请求公布小学生守则的一封信》《我的理想》。这些作文中只有一篇《红领巾》得了个“优”,但那是一篇听写的作文,我不太喜欢。我自己最喜欢的是《我的理想》,我说:“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个养猪的姑娘。因为猪肉可以给大家吃,吃了猪肉身体也会健康的。我要向韩梅梅学习她那种不怕人家讽刺、不灰心的精神。我要把猪

养得很大、很好。”

我怎么会想到韩梅梅的呢?一次,爸爸丁景唐带回家一堆书,我看到有一本书的封面,画的是一位姑娘在喂猪,一群小猪围着她,非常可爱。我拿了这本《韩梅梅》马上就读了起来。过了没多久,正好陈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目:《我的理想》,我立刻想起才看的《韩梅梅》,就顺手写了养猪的她。

过了若干年后,我才知道《韩梅梅》的作者是有名的马烽,当过山西文联主席,写过很多书,包括《刘胡兰》等,还创作过电影剧本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》等。

我的班主任叫陈婉炎,教我们语文课,她从一年级跟到四年级,五六年级换了个班主任何婉。

第一次见到陈老师,我觉得她长得蛮好看的,鹅蛋脸,眉清目秀,穿着很得体的衣服,一开口说着很好听的普通话,我估计她是北方人,就是有个缺点,脸上总是很严肃,我几乎没有见到过她的笑脸。一直到四年级,我做了件好事,陈老师在校园

里找我谈话,我才看到她的微笑,真美,可惜时间太短了。

陈老师住在离学校很近的弄堂,每次她到办公室后,会让一个同学到对面小桃园弄的弄口去买一副大饼油条,同学拿着早点,一路飘香而过。

教室里平时乱哄哄的,只要陈老师一站到教室门口,教室里立马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。她的板书写得真好,简直就像个书法家,记得陈老师写的“优”字,是繁体字,我学写了半天也没学会。

陈老师在批改我们的作文时非常认真,那时写的都是繁体字,笔画特别多,我常常这儿漏了一划,那里多了一撇,例如“谢”“摆”“晨”“猪”“章”等,陈老师就会在上面空白地方写一个标准字,让我们回家再写三遍,以加强记忆。

这本70年前的作文簿,花费了老师多少心血和精神,寄托着老师对我们的期望和嘱咐。今天拿出来看看,当年的很多事立刻浮现在眼前。



### 杨浦滨江 (摄影)

周珍珠



### 夜市的细节

韩晨阳

家附近新开了一个夜市,它在一个商业广场的内部,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迷你之地。这是个有趣的夜市,路两侧是个体经营户(商店、饭馆、大排档等),商户的门前是那些地摊位,中间则是一条宽阔的沥青街道。整条街道像一个长条汉堡一样排列着——商户是两边的面包,地摊是蔬菜,最中间的街道则是汉堡的肉排。

夜市聚集了很多周围小区的居民,沁凉的微风吹走了炎热的气息,夜市也成了纳凉的好去处。摊位售卖的各类小商品当中,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便宜又闪亮的小饰品,总能看到女孩们围在地摊前,像童话里的公主般,兴致勃勃地挑选着独属于自己的“皇冠”。还有卖衣服的,将衬衫和裤子罗列成三两排,在黑夜中像林立丛林,客人可以随意穿过其中进行挑选。孩子们总是最兴奋的,他们如游鱼般穿梭于人群,跑着、笑着、闹着,比起买什么东西,他们更加享受夜市轻松的氛围。

摊位的叫卖声,烧烤炭火细微的炸裂声,孩子追跑时发出的笑声,大人聊天的话语声……所有貌似渺小的声音,像缠绕的细线般,汇聚成一种沉重的低音,那是夜市的脉搏在跳动。

整条街道被各色灯光照亮,步行街的柔和路灯、商店招牌上闪亮的LED灯、烧烤店前挂着会变色的霓虹灯、地摊商贩们从家带来的小功率台灯……灯光的色彩把漆黑的夜晚涂抹成七彩色。嘈杂的声音,烟火的气味,各色的灯光,糅合了夜色一抹,构成了一幅立体图画。

在宋朝,商业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,夜市也变得尤为重要。即使是一千多年前,人们也是喜爱着夜市的,想想当时的场景,街市行人,接踵而至,迁客骚人会在酒楼感叹自己怀才不遇,饮下一杯浊酒。商贩们将灯笼挂在招牌旁边,在路两旁大声叫卖着,引得行人驻足挑选,行客若逛街疲乏了,可以去一旁的小店里,点两盘小菜,温一碗酒,驻足休息。

北宋画家张择端依当时都城东京(今河南开封)街景,作画《清明上河图》,描绘了北宋时街市的繁盛。夜市则更为热闹,店家鳞次栉比,奇珍异宝、绛罗绸缎,美不胜收,男女老幼,络绎不绝。尽管画中街市已经消逝,但在千年后,它仍能唤起热切温暖的氛围。

初中时,我在放学的时候总会经过摆摊地摊的夜市,夜市正好在一个十字路口周围,人群熙熙攘攘,聚集在这里品尝夜宵。小贩们会骑着三轮车过来卖小吃,条件好的还会给三轮配个电动马达,这样便能拉动更大的摊位,就像“骆驼祥子”那样,他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车子 and 招牌擦得锃亮,迎接即将到来的顾客。热气伴随食物飘香四溢,我每晚都会驻足停留,品尝这里的美食。热油与铁板发出“滋滋”响声,食物散发出充满热气的白烟,无数的声音攀附着白烟,盘旋升腾到傍晚的云中,直到午夜,聚集在此的人们才会尽兴而归。

此后无论生活在哪里,我都能迅速地找到家附近或旅馆附近的夜市。每次步入夜市,我的步伐会变得缓慢。我观看着闪烁不停的荧光灯,还有头顶的夜空,每片云,每颗星,它们诉说着彼此不要遗忘的话语。

夜市聚集的是生活的烟火味道,也聚集着每一颗热爱细节的人心,我们在夜市相遇微笑,不说一句话,这样也就很好了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### 七夕会

在斯德哥尔摩老城,看过高低错落、颜色深浅、情状百态的老房子,我走进了深深窄窄的古巷中。来到一处方方高高的小院落,发现一棵大树下,有一张矮矮方方的“围棋坪”,上面屈腿坐着一个小人儿,双手抱膝,脑袋抬起向上,似乎在看什么。转到正面去,小男孩脸上并无眼睛鼻子嘴巴之类,但脖颈稍偏,脸颊略呈15度,他是在看月亮……肯定是夜里,男孩没穿衣服,他屁股下是床、阳台,还是野外的一张水泥凳?小男孩的身边,放满了各种硬币、糖果、帽子、围巾。

雕塑太小,我蹲下身,用手掌比画他的高度,蹲坐的高度大约也就15厘米,围棋坪与小男孩也不成比例:坪太大人太小,对,屁股坐的应该是床;雕塑放置的地方是这样一个僻静的小院落,可是他的脑袋早已亮得不要不要的,远远地就如银盘一样锃光瓦亮。为何如

此僻静的地方有雕塑,小雕塑为何能万千宠爱集于一身?

在雕塑一个十分隐蔽的地方,我找到了雕塑的“户籍”: Jampoike(铁男孩)、1967年立碑;作者:Liss Eriksson(利斯·埃里克森)。这位瑞典雕塑家说,“月光男孩”奥利是他1954年的作品,后来,瑞典市政决定将老城向世界旅行者开放,便开始在老城安排一些雕塑作品,“月光男孩”入选,1967年在老城中的这个小庭院里放了这尊瑞典最小的雕塑。他说,自己出身艺术家,小时候父母经常忙于创作,他常常被匆匆送进阁楼的小床上睡觉,不想睡觉的他经常独坐在床上发呆,天窗外,星星老是对他眨眼,月光皎洁的晚上,奇妙的天空非常让他想生出翅膀。他说,有时,这样一坐便到了后半夜:美

好的童年。于是,这个幼时的经历就变成了我看到的“月光男孩”。

站在雕塑边,我发现,每一位游客到来时,第一件事就是蹲下身去,轻轻抚摸他的头,眼睛里填满了怜爱、护佑的表情;第二个动作就是掏口袋,摸出硬币或者糖果、点心,放在“棋坪”上——保供。他们或蹲或跪,手摸着小男孩已经变得锃亮的脑袋,喃喃地轻声细语,那画面暖化了。

当地人说,见到“月光男孩”雕塑,摸摸头会给自己带来好运,放上一两块硬币,今后的日子会顺顺利利、心想事成……于是,小男孩的头和身躯的黑白对比度越来越高。因为“保供”太给力,管理部门曾立牌于此,劝告大家最好不要放钱币、衣帽、水果……但情形依然

用,谁上书法课谁带砚台。我和弟弟同在一校读书,有一学期书法课也恰巧排在同一天,我上完书法课后就立即把砚台给弟弟送过去,好让他在下一节课时使用。

### 砚台 陈光新

家里那个砚台又大又重。妈妈特地缝了个布包,袋口用绳子束住,专门用来给我们装砚台。一天砚台不知怎么被弟弟损坏了,惹得父亲狠揍了他一顿。妈妈赶紧为我们买来一

生活中我常见到的圆形轮椅标志像个微笑表情包,只要墙上贴有这张热情的“笑脸”,坐轮椅的人就不会遭遇过不去的门坎。

40多年前我在国内见不到这个国际通用符号,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也没有,其他地方就免谈了。当年上海有数万下肢残疾人,但马路上难得一见轮椅。家里父辈和兄弟动手能力强一点的,用废旧自来水管子,加两只旧脚踏车轮胎做一辆土轮椅。我看到一个瘫痪的残疾人,躺在能调节角度的轮椅上外出散心。做出这么一辆“先进”的代步工具,不得不佩服民间有高手。更多的是用几块木板,加上四只废旧轴承做的“轮椅”,自己用两根棍子滑动,倒像陆上“雪橇”了。

那时轮椅除了在马路上代步,几乎进不了所有公共场所的大门。缺乏无障碍设施的坡道,一级台阶如一座山,轮椅到处受阻拦。我出差去北京,住宿的旅馆离地坛公园较远,进去游览了一番,公园空旷安静,人少风大。见一个残疾人坐在轮椅上看书,问他为啥不去图书馆?他说轮椅进不去。直到后来阅读了一篇《我与地坛》的文章,方知当年遇见的正是作家史铁生。记得他成名后,沈阳有关方面邀请他参加一个文学活动。自瘫痪后从没出过远门的史铁生很想去,但一路谁来照顾自己呢?多亏文友余华、莫言、刘震云三人陪同,一起把史铁生扛到了火车上。下车时,刘震云负责背他,余华、莫言负责抬轮椅。在重情谊的朋友帮助下,史铁生完成了一次愉悦的远行。而我知道更多的残疾人可没有他那样幸运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,邓朴方来上海考察残疾人事业。我熟悉的一位女记者一路跟随采访。她在电话中对我说,残疾人的破旧轮椅引起了朴方的一番感慨。我知道,时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的他,本身离不开轮椅。后来担任中国残联主席的张海迪也是靠轮椅代步。他俩对造福残疾人的事业充满了爱心。当年我在市民政局工作,全程参与了从德国引进先进轮椅制造设备的前期工作,目睹第一辆新轮椅在转型后的上海轮椅厂下线。首批生产的20辆新轮椅,由市民政局出面,赠送给十六铺客运站,让杨怀远劳模团队更好地开展特供服务。为了迎接首届东亚残疾人运动会召开,我组织在人民广场举行轮椅百米竞赛活动,吸引了无数市民观看。

如今,街上的轮椅越来越多了,“让残疾人出行更方便”成为市政府的实事项目。无障碍设施的“断头”短板逐渐减少。想不到这项公益惠及了今天的老年社会。轮椅能进商店、进饭店、进书店、进影院,进公园、进博物馆,包括公共厕所也不例外,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。蔓延几十公里长的黄浦江、苏州河绿道,轮椅上得去、下得来,让行走不便的人也能一睹天蓝地绿水清的好风景,多么惬意。

继两年前185条可上轮椅的公交线路覆盖全市后,最近又有一件小事感动了我。轮椅上地铁早已实现,但地铁列车停靠后,车厢与站台间有一定缝隙,轮椅上下车有一定困难。前段时间媒体报道地铁站为这条“小缝隙”开始了架设铺板的试点。不论是残障人士,还是老年人,往后在申城的自由行是越来越舒适了。

一个橡胶砚台,又小又轻。这是橡胶制品厂用一种硬橡胶压模做成的,价格很便宜,每个大概只要一毛钱,当时不少上学的孩子都用过这种砚台。

我嫌这个砚台不好,缺乏厚重感,就在暑假里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。我找来一块质地细密的“望砖(铺在房顶椽子上用以承受瓦片的薄砖)”,用大“洋钉”在青砖表面由里及外一点一点凿出椭圆形凹槽来,再用父亲的宽口凿子仔细地把凹槽铲平,就做成了一方砚台。

这样,我和弟弟都有了“专用”砚台。

如故,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小男孩的帽子、围脖和毛衣,都是当地人编织的,看着那一件件温情脉脉的编织品,您不觉得大家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吗?这一现象曾被当地史学家马丁·斯图加特写入《斯德哥尔摩史》。

小男孩每天收到的钱“用不完”,但都被管理部门收走了,用于老城修缮;帽子围巾也一样,米黄的、乌黑的、橘红的、湖蓝的,还有红面白边的斗篷、帽子,小男孩“很潮的”:当地人说,“礼物”可以开个小型博物馆了。

我去斯德哥尔摩看这尊小雕塑已经是2019年了,但温馨的情景一直萦绕于怀。是不是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“望月亮(星空)”的童年,才会有这样的护幼怜弱的“初心”如潮?雕塑小小,故事十分暖心。

一尊好雕塑,不问大小,都应该是触发人类情感、愿景和梦想的“打火机”,不是吗?

### 轮椅的「微笑表情包」

王妙瑞

### 旅游